

近日,联合国等多个国际机构发布报告,警示2022年全球经济机遇与风险并存

携手合作,开启复苏之年

梁凡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接连发布或更新了2022年全球经济发展预测报告。

从这些报告来看,2022年全球经济在整体复苏的大背景下将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地时间1月25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4%,较去年10月预测值下调0.5个百分点。

IMF同时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8%,比2021年10月预测值高出0.2个百分点。这一预测的前提是大多数国家疫情形势到2022年底显著好转。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月20日表示,IMF预计,到2024年,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高于此前预估的12.5万亿美元。

IMF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计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基本一致。

13日,联合国发布《2022年世界经济形

势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2022年和2023年将分别增长4%和3.5%。而世界银行11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1%,较此前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

联合国报告说,受新冠疫情冲击、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以及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正面临巨大阻力。

储备差距巨大。疫苗分配不公导致免疫鸿沟,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的障碍。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此前表示,供应链干扰、通胀和货币政策收紧正在“给各地经济复苏泼冷水”。

受疫情、劳动力短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海运成本高企、港口拥堵、集装箱短缺、运费高涨,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过去一年来,全球供应链紊乱造成的影响已从汽车等下游产业进一步蔓延至消费电子等生活领域,并存在从短期冲击向长期结构性危机演化的风险。

对于近期包括美国在内多国央行释放的加息信号,联合国报告认为这在通胀压力上升的情况下有其必要性,但快速撤出货币刺激措施可能会破坏脆弱的复苏,加息可能导致的资本外流也许会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使许多国家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

尽管世卫组织反复呼吁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但全球范围内,各国的疫苗接种、

缓。由于中国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支持高质量的增长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

总部设在北京的国际金融论坛此前发布的《2021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经济约增长5.9%,中国以26.3%的占比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

在重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交出靓丽答卷,离不开“开放”与“合作”。对于全球经济发展而言,合作、团结同样是最佳选择。

世行行长马尔帕斯此前表示,全球经济不平衡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经济体间和经济体内部收入不平等正在扩大,全球经济面临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他呼吁,国际社会需加强协调行动和国家层面政策响应,以实现全球各经济体良性增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日向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发表致辞,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让2022年成为真正的复苏之年。

古特雷斯强调,过去两年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放弃任何人,就意味着放弃所有人”,要实现真正改变,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



“虎”元素点缀马德里

这是1月2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拍摄的中国春节生肖海报与贺年标语。

西班牙马德里市政府每年都会邀请艺术家设计一款生肖海报,用以装饰街道,迎接中国春节。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G一周数读

461起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纽约地铁内共发生461起重罪袭击案件,同比增加28%,为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此外,纽约市公共交通系统还发生8起谋杀案,同样创1997年以来最高纪录。

此外,纽约地铁最近频繁发生推人事件,一名女子被推下铁轨后身亡。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负责人敦促民众远离站台边缘,同时表示正在考虑对站台进行整改,包括安装站台屏蔽门等。

251人

日本政府1月21日公布的2021年日本自杀人数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有20830人自杀,比2020年减少251人。其中,男性自杀人数为13815人,女性为7015人。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在自杀的群体中,因健康原因自杀的有8808人,因经济、生活问题自杀的有3038人。此外,2021年中小学生自杀人数为460人。

30.35%

泰国工业联合会1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泰国出口汽车95.92万辆,比2020年增长30.35%。该会汽车产业分会发言人素拉蓬表示,泰国汽车出口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合作伙伴国的经济复苏。

据悉,泰国是东南亚重要的汽车生产和出口基地,汽车产业约占泰国工业产值的10%。素拉蓬说,泰国2022年的目标是生产汽车180万辆,出口100万辆。

(郭济 辰)

老面孔成新主席

毕振山

当地时间1月22日,德国最大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举行线上党代会,66岁的默茨在会上正式当选新主席。这是默茨3年多来第3次参加党主席选举。

据德国媒体报道,在此次基民盟党代会上,默茨获得了983票中的915票,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党主席。

在去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得票率低于社民党,失去组阁主动权。随后,社民党和绿党、自民党组阁成功,基民盟自2005年以来首次沦为在野党。基民盟候选人拉舍特由于大选失利,被迫辞去基民盟党主席之位。

在此情况下,基民盟决定进行改革,将以往由党代表选举主席的惯例,改为先由全体党员投票预选出主席,再由全国党代表正式选举主席。随后,大约25万名基民盟党员参与党主席选举投票。2021年12月17日投票结果公布,默茨得票率为62.1%,大幅领先另外两名竞争对手。

默茨成为基民盟新任党主席,意味着该党已告别“默克尔时代”。

默茨出身于律师家庭,他本人也曾是一名律师。2000年,44岁的默茨当选德国联邦议会联盟党团主席,被视为“政坛明星”。那一年,默克尔也成为基民盟主席。

不过,默克尔和默茨政见并不一致。2002年,默茨反对默克尔代表基民盟参选总理,默克尔则迫使默茨让出联盟党团主席一职。2005年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此后多次连任。默茨则在2009年离开政坛转战商界,并获得不菲收入。

2018年10月默克尔宣布不再连任基民盟党主席后,默茨决定重返政坛。在党主席候选人中,默茨的支持率一直很高,但在接下来的3年内,他却连续两次败给了默克尔支持的候选人。

2018年12月,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卡伦鲍尔在基民盟党团第二轮投票中击败默茨,当选党主席。但是,卡伦鲍尔始终没有展现出领导力。在2020年2月图林根州州长选举引发风波后,卡伦鲍尔宣布将辞去基民盟主席,同时表示不再参加下一届总理竞选。

2021年1月16日,基民盟举行线上党代会选举党主席。默茨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高于时任北威州州长拉舍特,但在第二轮投票中拉舍特反超默茨。拉舍特秉承默克尔的中间路线,被德国媒体视为默克尔的忠实支持者。

有德国媒体认为,默茨当选基民盟党主席,标志着基民盟与默克尔“决裂”。而在默茨当选党主席的同一天,默克尔表示无意担任基民盟名誉主席。同时,她也拒绝了默茨的邀请,没有出席基民盟党代会之后的晚宴。

有分析指出,默茨在基民盟中属于保守派,他在难民问题、经济问题、与欧盟关系等方面都与默克尔的观点不同。在默茨的领导下,基民盟可能会“向右转”。

不过,默茨的党主席并不好当。从默克尔执政后期起,基民盟的民意支持率就逐步下滑。默茨虽然在基民盟内支持率颇高,但如何挽回民意仍然是一个难题。另外,联盟党中的基社盟主席泽德曾与默茨互相批评,尽管泽德表示希望与默茨团结一致,但联盟党能否团结如初还不好说。



孙文竹

1月20日,日本和法国以在线形式举办了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2+2”对话,就合作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推进两国军队联演联训等议题达成共识。

自2021年1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在一年内已先后同英、美、印尼、德、澳、法等6国举行了7次“2+2”对话。高密度的“沟通对表”,凸显出日本的“战略活跃度”正日益提升。而日本积极、高调谋求参与塑造地区安全秩序,也为大变局下的地区形势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美国“盟主回归”,日本“借船出海”

日本频频举行“2+2”对话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拜登登上台后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美国意图重塑亚太、欧洲两大同盟体系,重视“小多边”合作,并力图拉拢东盟国家,以修复自身霸权地位。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应对大国博弈,美国将“辐辏式同盟”转变为“网络式同盟”。日本试图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一道,成为美国同盟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既要协助美国汇聚地区“伙伴”力量,也需强化彼此联系,以推动同盟体系的力量融合,提升所谓

密集“2+2”凸显日本“战略活跃度”提升

阅读提示

最近一年内,在美国重整盟友体系的背景下,日本与6个国家举行了7次“2+2”对话。日本此举既是试图加强对地区的军事干预,也是希望与少数国家联手谋求科技和经济竞争优势。然而,日本在这些对话中反映出的“零和逻辑”与“小圈子思维”,不但不利于自身发展,也将恶化地区安全环境。

的“协作能力”。

在日本看来,美国的“赋权分责”,恰是凸显自身“国际领导地位”、实现安全伙伴关系多元化的难得机遇。与一味推动“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相比,重视同盟关系与国家形象的拜登政府,无疑为日本提供了更多可供“借光”的软实力资源。

对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而言,在美国对外政策较为稳定的时期织密对日合作网、积极参与亚太事务,亦有助于积累筹码,在日后的国际格局变革中取得更多主动权。

拜登登上台一年内,日本举行的“2+2”对话次数,已超过特朗普任期四年内总次数的一半,从中也可看出各方“趁热打铁”的某种急切。

除同美国开展两次对话外,日本的其他对话伙伴或为美国的重点盟友,或为美国意图拉拢的“地区支点”国家,充分体现出日本在美国同盟体系中“支持盟主、团结伙伴”的存在感。

以“维护秩序”为名加强军事干预

维护所谓“印太自由开放”,是日本近期“2+2”对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对话伙伴中,美、澳正在同日本一道推进“印太四边合作机制”,英、法、德均是刚刚出台“印太战略”

的欧洲大国,印尼则是推动东盟通过《印太展望》的重要推手。日本将自身打造为“印太秩序维护者”,并积极牵引域外大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真实目的是为加强对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干预提供理由。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运用军事能力受到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商讨安保政策必须遵循政治决策层与外交部部门认可的“大义名分”。

日本在“2+2”对话中不断炒作所谓“印太秩序威胁”“海上通道安全问题”,甚至试图在双边领土、领海问题中引入国际多边博弈模式。这样在引导国际舆论、塑造“安全共识”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探讨了日本同主要国家之间开展军事合作的具体方案,既扩大了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范围,也有利于提升其军事能力。

2021年,日本与美、澳、法、英、德、印尼等国多次开展双多边军事演习,法、德、英分别向太平洋地区派遣军舰并停靠日本港口。2021年11月,日本首次将“新安保法”中有关“集体自卫权”的规定适用范围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国家,在演习中向澳大利亚军舰提供了“护卫”。

近期,日本与澳大利亚、英、法已缔结或接近缔结《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自卫队与上述三国的军队在联合训练或联合行动时的相

互往来将更加便利。

此外,日本与印尼的“2+2”对话还签署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并拟以“共同生产”方式向印尼出售隐身护卫舰,以提升印尼在南海的行动能力。

以“泛安全化”手段争夺竞争主导权

“经济安保”同样是近期日本“2+2”对话的重点之一。美日商定,将围绕新兴技术研发等领域开展紧密合作,当前正计划为“经济安保合作”设立专门的“2+2”机制。与之相应,日本同英、法、澳及印尼的对话均提出要围绕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网络安全、5G通信等领域展开“经济安保合作”。

在激烈的新一轮经济科技竞争面前,美、日等国均有部分群体意图以“泛安全化”手段谋求竞争优势,以安全同盟为纽带,通过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垄断前沿科技高点与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同时打造关键产品“内部循环”的所谓“可信供应链”,从而牢牢把控核心技术与领先科技,从产业与技术层面遏制竞争对手。

地区形势演变之下,日本谋求提升战略自主性与影响力。长期来看,日本“2+2”对话反映出的“零和逻辑”与“小圈子思维”,与日益互联的世界大势背道而驰,不但不利于日本自身的复苏发展,也将恶化地区内的安全环境,使地区面临更大的分裂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

G管窥天下